



启功学术思想研讨集

北 京 师 范 大 学 中 文 系 编



中
华
书
局

72-76

2

大学出版社

学

术

思

想

研

讨

集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启功学术思想研讨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编. -北京:中华书局,2000

ISBN 7-101-02538-2

I. 启… II. 北… III. 启功-学术思想-研究-文集
IV. C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07972 号

启功学术思想研讨集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编

*

中 华 书 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北 京 师 范 大 学 出 版 社

出版发行

(北京市海淀区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100875)

河北省丰润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7.25 161 千字

2000 年 7 月第 1 版 200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 500 册 定价: 15.00 元

ISBN 7-101-02538-2/Z·429



启功先生在学术思想研讨会上发言
(罗靖 摄影)



北京师范大学举办“启功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
(罗靖 摄影)

编辑委员会

刘象愚 郭英德 邹 红 刘 勇

马新国 侯 刚 柴剑虹

执行编辑

柴剑虹 陈 抗

目 录

献诗二首·····	钟敬文(1)
读《启功絮语》有感·····	王楚光(2)
在启功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上的讲话·····	陈昊苏(3)
夕阳红隔万重山	
——启功杂说·····	黄苗子(5)
读《夫子循循然善诱人》·····	郭预衡(18)
启先生教学和治学的风格·····	聂石樵 邓魁英(23)
启功先生, 治学为师的楷模·····	童庆炳(29)
道德文章的楷模·····	刘象愚(35)
元白先生之风谊·····	董 琨(40)
启功先生的治学精神、方法及能力·····	柴剑虹(47)
无法之法: 启功先生的治学之道·····	郭英德(54)
我所理解的启功先生·····	刘 石(67)
我对启功先生“大学问”的理解·····	张廷银(77)
读启功先生的学术著作·····	邓绍基(85)
汉字字体研究的新突破	
——重读启功先生的《古代字体论稿》	
·····	王 宁(93)
艺术的学术化和学术的艺术化	
——读《启功丛稿》并试探启功先生	
的学术思想·····	赵仁珪(102)
《汉语现象论丛》中的学术智慧·····	李 山(109)
学术研究 with 艺术鉴赏的完美结合	
——读启功先生艺术史及书画鉴定论	

著的体会·····	傅熹年(121)
博学宏通 显幽烛微	
——拜读启功先生《论书绝句百首》···	冯其庸(130)
学者·俊彦·书家	
——简论启功先生的书艺书学贡献·····	赵 诚(149)
略述启功先生的书学·····	张海明(154)
元白先生的一次谈话和一封信·····	刘 涛(172)
思想者的异趣	
——《启功论书绝句一百首》读书报告	
·····	朱玉麒(182)
读启功先生“三语”有感·····	程毅中(193)
旧体诗的新作法	
——读启功诗词所得的启示·····	赵仁珪(199)
读启功先生《论词绝句》有感·····	黎烈南(214)
启功(元白)先生论学书札·····	来新夏整理(218)
启功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在京召开·····	王德明(225)

献诗二首

钟敬文

(一)

诗思清深诗语隽，文衡史鉴尽菁华。
先生自富千秋业，世论徒将墨法夸。

(二)

长忆敲诗小乘巷，千金一字信吾师。
世间酒肉多征逐，俗态纷纷岂足嗤。

读《启功絮语》有感

王楚光

吾本粗人，文墨不谙；仰慕先生，品德超群。
拜读絮语，倍感亲近；纵观通篇，贵在求真。
不矫不饰，襟怀坦诚；讥时叙事，见血一针。
奇言妙语，惊蛰众人；调侃人生，运笔如神。
功底雄厚，炉火纯青；后生不才，学无止境。

甲戌仲春

在启功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上的讲话

(一九九九年十月二十三日)

陈昊苏

尊敬的许嘉璐副委员长，

尊敬的郑师渠副校长，

尊敬的启功先生：

我非常荣幸地受到邀请前来参加启功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谨代表我们民间外交界的朋友并以我个人作为后辈的名义向启功先生致敬，对研讨会的成功举行表示祝贺！

启功先生长期以来担任我们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的特邀理事，参加过不少由我会主办的国际文化交流活动，对增进与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扩大中国文化在世界各国人民中间的影响做出过巨大贡献。启功先生在世界许多国家的进步人士中享有崇高声誉，被视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大师和中国人民为和平进步事业奋斗的出色代表。我们感谢启功先生对我国民间外交事业做出了光荣建树，这已经载入史册，将为我们大家永远推崇和珍爱。

作为后辈，我在70年代末就通过老一辈革命家叶飞同志及夫人、原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王于耕同志的介绍拜识启功先生。我还清楚地记得在叶飞同志家的小院里陪同两位老人与启功先生在一起欢谈的情景。那时我还是未出茅庐、少不更事的青年，但我能够感受到启功先生作为大学问家的谦和慈祥、淡泊名利、虚怀若谷、包容无际。与此同时，在70年代末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启功先生对于时事也有鲜明的爱憎，与广大人民群众及老一辈革命家同呼吸共命运。奉陪末座，我的感受是如坐春风，如

沐春雨，唯知向前，壮心鼓舞。这些已经成为珍贵的记忆永远珍藏在我生命的历史中了。今天有幸前来祝贺启功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召开，正值国庆五十周年的盛大庆典刚刚过去，我有感于启功先生道德文章影响之大、感人之深，特在此表达一个后辈的美好祝福：向着二十一世纪，启功先生的学术成就将永远地造福后辈青年，永远地为我们伟大祖国赢得不朽的光荣！

夕阳红隔万重山 ——启功杂说

黄苗子

一、说 学

朋友如陈迹冬兄等，给启老写信，信封都直书“爱新觉罗启功”，但绝大多数亲友、门生，都只称“启功”——或加“先生”，或加“教授”。“启老”则是近年国内对他的通称，我和王世襄兄，有时跟着他的学生叫“启先生”，一示尊敬，二则也是名副其实的教书“先生”也。启先生字元白，文教界的朋友，有时客气地称“启元白先生”，其实不对，正式的称呼应是“爱新觉罗（姓）元白（字）”，如称“启（名）元白（字）”，就等于叫“牟（名）八大（号）”、“其（‘昌’名）玄宰（字）”、“璜（名）白石（号）”了。但约定俗成，启先生本人呼牛呼马，是无所所谓的。对于文艺界朋友问候“启先生好”时，他有时就直接了当地开起玩笑来：“岂敢、岂敢，我叫启（岂）敢，又叫启（起）哄。”

前些时候，当我知道启老在香港为愚夫妇书画题额时写“启功敬题”，就在电话上抗议不应用“敬”字，他立刻回答道：“不，不！我已改名，叫‘启恭敬’了。”

他有一方给人题字的图章，刻“启予手”三字，用《四书》句，表示是他的手笔之意，很有意思。一位同学

• “夕阳红隔万重山”、启功题辛稼轩词联语

悟性特高，就说：“启先生参加我们的球赛吧。”启先生问为什么，他答：“启予足。”

启先生中学毕业后，一直受到学术界前辈、新会陈援庵（垣）先生的提携诱导。以一个中学生，从师学过一些“经史辞章”的，陈先生初见面，就推荐他在辅仁大学附中教国文。两年后因为有人认为他不够中学教员的资格，援庵先生索性又改派他在大学教一年级国文。启先生现在任教的北京师大，就是和辅仁合并的，也就是辅仁大学的后身，所以启先生便把师大作为自己的家。启老天资本来极高，加上援庵先生治学态度的严格，对他有深刻影响。他在各方面的学问成就，他对教育事业方面的贡献，都和援庵先生的提携有关。“文革”期间，援庵先生逝世，启先生在痛悼援庵先生的挽联中，有“信有师生同父子”那句至情的话。

关于启先生做学问的情况，他自己有几句过于谦逊的话：

功幼而失学，曾读书背书，虽不解其义，而获记其句逗。曾学书学画，以至卖所书所画，遂渐能识古今书画之真伪。又曾学诗学文，进而教诗教文，久而诗略悟其律，文略悟其法。……

——《启功丛稿·前言》

启先生的天分高，是朋友们公认的，他有惊人的悟性和记忆力。记得1962年顷，我在人民美术出版社负责编《中国美术论著丛刊》的时候，我把已请人点校好的唐张彦远《法书要录》再求启先生审阅一遍，当他顺手翻到王羲之的书牋那一章，便兴致勃勃地指出某字传世帖作某；某牋与下牋误连，应分列；某牋与某牋应是一事，当合并等等，当时记得是在舍下，他手头无书，却能如数家珍地

对王帖一一订正，这不能不使人感到惊奇。于是，索性再求他将这部书带回去重新点校一遍。这一部《法书要录》的出版，应当是整理得较好的一本古代书法著作，可惜印数不多，国内外注意到的人尚少。

“曾读书背书……而获记其句逗”看似寻常，但对于学术方面来说，就实在不简单，要做到这一点，天分与刻苦，两者都不可或缺。又记得前几年某日，偶然想起看过一段记载，有个和尚爱写打油诗，出过一本诗集叫《牛山四十屁》，但想不出出处，便打电话向启先生请教，他随口就说：“这事见《聊斋》，你查查看。而且这和尚写的《牛山四十屁》，清末缪荃荪曾收入他的《书目》里。”果然后来从《聊斋》卷一《司札吏》的附录中，翻着这一条。启先生广泛的涉猎与过人的记忆力，不是下愚如区区者所能企及。

“曾学书学画”的人甚多，但“渐能识古今书画之真伪”，又是一门专门学问。启老现任国家文物局全国书画鉴定小组组长，共事者为谢稚柳、徐邦达、刘九庵等，都是全国数一数二的鉴定专家。启老常自谦说：“比起其他几位专家，我一点都不专，我教了几十年学，我只能称做教书专家。”但世事常常是辩证发展的，书画鉴定，不但要有纸、墨、印鉴的知识，要有时代风气和个人风格甚至装璜裱褙的知识，还要有诗文、史实、典籍、掌故的知识，只有越博，才能越成就其专。我们试读《启功丛稿》中的几篇考订文章，如陆机《平复帖》考，孙过庭《书谱》考等，能从原迹墨书及内容，加以分析，判断真伪，寻绎根源，“鉴定”这门学问，也需要博和专的相辅相成。

“诗悟其律，文悟其法”，在当代学人中如王力、吴组缃诸先生都可说当之无愧。但启先生说：他对于这两者只是“略悟”，可这一“略”也非比寻常。启先生写过《古

代字体论稿》、《诗文声律论稿》、《论诗绝句》、《论书绝句一百首》等发前人所未道的专著，这些学术方面的论著，文采风流，娓娓动听，论者谓“窃攀屈宋宜方驾”。这一“略”也不简单。

启先生治学，除了上述他自己说的几方面以外，在史学方面的探讨和贡献也不少。他是较早研究董其昌的山水画南北宗说的，其他美术史、书法史方面都有独特之见。例如他把元、明以来提出“行家”“戾家”这种画家区别，画工画被目为“戾家”，士大夫画为“行家”，看出当时社会对绘画的趋尚和绘画“雅”“俗”的争论（见《戾家考》），在中国美术史上，这也是前人所未道的。他花了几年功夫，为中华书局标点《清史稿》，使这部较完整的近代史，得以列入二十四史之后。对于“正史”，他也常有前人未道的见解，例如：

史官为帝王所雇佣，其所书自必隐恶扬善，歌功颂德。……后世秉笔记帝王事迹之书，号曰《实录》，观其命名，已堪失笑。夫人每日饮食，未闻言吃真饭，喝真水，以其无待申明，而人所共知其非伪者。史书自名《实录》，盖已先恐人疑其不实矣。又实录开卷之始，首书帝王之徽号，昏庸者亦曰“神圣”，童騃者亦曰“文武”，是自第一行起，即已示人以不实矣。

——《乾隆以来系年要录·跋》

以上我以为是他多年追随援庵先生治史的心得。史，本来范畴极端广泛，古人说“六经皆史”，现在人看起来更不止这个范畴，凡过去事迹皆史，但治史一要“竭泽而渔地搜集材料”，那就需要博闻强记的功夫本领，更要实事求是，有去粕存精的态度，抉出前人《实录》之不实，而不

必相信其“吃真饭，喝真水”的表白也。

启先生的学问，在读书人都志在“成名成家”的年头，却自谦为“庞杂寡要，无家可成焉”（《启功丛稿·前言》）。

朋友们曾经私下议论：鲁迅先生如果生在另外一个环境中，他很可能像托尔斯泰写《战争与和平》那样写出大部头不朽之作，但时代只容许他挥匕首写杂文，没有“豪文”留下，应是“文豪”的憾事。陈寅恪先生学贯中西，精通多国语文及多种民族的失传文字，作为一位唐史专家已不算能展其才学于万一，但晚年却花几年功夫去考证柳如是和一位写《再生缘》的女作家，时光精力的浪费似乎可惜。启先生“无家可成”，最后被推为“书法家”，这也是时间空间的阴差阳错。魔术家在舞台上手巾一扬，要使空箱子变出来一头彩凤，但结果却飞出一只金鸡。金鸡也不错，许多人都在喝采了；但到底谁在施狡狴？连魔术家自己也不知道。

启先生有一首《沁园春》，抄在这里，略见此老对自己学问的谦恭态度：

检点平生，往日全非，百事无聊。计幼时孤露，中年坎坷，如今渐老，幻想俱抛。半世生涯，教书卖画，不过闲吹乞食箫。谁似我，真有名无实，饭桶脓包。偶然弄些蹊跷，像博学多闻见解超。笑左翻右找，东拼西凑，繁繁琐琐，絮絮叨叨。这样文章，人人会作，惭愧篇篇稿费高。收拾起，一孤堆拉杂，敬待摧烧。

附带说一下，此词上半阙说的“教书卖画”，严格地说，改为“卖字”，才是“实录”。启先生工画，山水兰竹，清逸绝伦，但极少露这一手，因为单是书法一途，已